

遺

愁

集

道愁集卷之二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顧 詵晴谷 張用良漢臣

友人 蔣 鐘玉淵 程 棟杓石

王 暉丹麓 葉舒穎學山 訂正

丘 國嶼雪 吳 鏞玉川

○○○一集經濟

經○之○以○給○濟○之○以○緯○切○學○壯○行○實○有○其○具○軍○旅○是○憑○民○社○是

寄○一○張○一○弛○國○家○攸○繫○又○周○以○中○規○折○以○中○矩○循○乎○範○圍○下○
然○無○味○出○其○謀○猷○運○其○機○智○耳○目○一○新○頓○開○茅○塞○集○經○濟○

唐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移兵赴闕將赴師人作叛因團
集拒命京兆尹溫造請單騎往梁人見止一儒生絕無軍馬皆
相賀無恙及至但宜召收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固出入者
皆不捨器仗溫亦不滅之一日於毬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于
長廊下就食坐筵前階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中各於
面○前○索○上○挂○刀○劍○而○後○坐○飲○酒○方○行○忽○鼓○譟○一○聲○兩○頭○齊○力○舉○
索去地已三丈有餘軍人大亂手無利刃身無所施乃闔門而
斬之梁人震畏自爾不敢復叛

天順初韓襄毅公雍征廣東喇賊憂其阻險新會丞陶魯侍側
顧公微笑公曰丞揣我何意答曰得非謀賊乎公曰然丞能爲
我擊之否答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曰軍中無戲言魯曰夫賊難
攻者非賊難攻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
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能辦曰三百人足矣公驚曰何少也曰兵
貴精不貴多公曰善唯所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
二百步者軍士十五萬合格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
募數日始足乃爲別將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與共士咸樂
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蠻酋斬首無算所得賊穴財帛悉以分給
已無取者自是賊聞陶家軍不降卽遁無敢抗者

○大○將○情○後○何○以○不○名

○更○得○○領○

○此○人○可○悉

吳敗楚師於栢舉。追及清發。將擊之。闔閭弟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于人乎。若知不免。而欲死。必敗。我曷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戰心矣。候半渡而後擊之。可也。從之。果大敗楚人。明許遠令樂陵時流寇勞熾。遂預築城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居各築墻。高過屋簷。開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守于竇內。餘入隊伍。戒曰。遵我號令。視我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悉擒斬之。

馬隆討樹機。能敵兵勁。皆負鐵鎧。降於夾道。盡累礮石。賊行不得前。而降卒皆躡草履。被犀甲。飛行無礙。遂大破之。

明嘉靖間倭寇猖獗極郡劫掠民舟揚帆過葑溪之朝天宮

軍莫敢與抗鄉民憤甚有丁大者急欲柯尼船數十隻追之以

泥漿潑其船頭倭不識水性足滑不能立村人皆着草鞋用長

腳鑽筒及車椿釘鉅戮翻其舟覆溺甚衆淹死無算其鋒少挫

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

士披重鎧執短刀入東魏陣戒勿仰視第斫人脛截馬足以寡

勝衆

吳越王錢鏐遣子傅瓘擊吳吳拒之戰於狼山乘風而進傅瓘

引舟避之待其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乃使人順風揚灰

吳兵目不能開及船舷接戰復使撒沙于已船撒荳于吳船荳

為血橫滑不能駐足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燒吳人大敗
劉筠嘗與金人賊戒士卒各帶竹筒中實以熟荳及入陣則割
東竹筒狼藉其荳敵馬方饑忽聞荳香皆低頭食之鞭之使走
又為竹筒所滾脚不能馳以故士馬俱斃

魏主襲克宛南陽太守房伯玉拒之因死城東南有橋伯玉乃
使勇士數人穿斑斕衣戴虎頭帽伏于竇下候魏主過突出擊
之人馬驚幾墮水

襄城之圍張貴為無底船自餘艘中豎旗旌立軍士于兩舷以
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無算乃不戰而解

明流寇犯江陰縣宰令以鐵菱所布城外淖上中縱牲畜于其

上賊爭掠豕悉陷刺菱角痛不能起生擒數十人後遂不敢近城。

流賊劉六劉七等嘗泊舟狼山下。蕪人應募者獻計用火攻。名火老鴉。藏藥及火于礮水中發之。又爲製形如鳥喙。持之人。水以喙鑿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透船遂沉。試用之立破數船。賊大駭。謂江南兵能于水中破船。是神兵也。遂捨舟登山。乃爲守兵所蹙。

宋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于民。夏則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歎曰獨其息之半大荒則全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現儲餘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望大縣州

倉不復取息。雖遇饑荒，民不缺食。詔下，熹法于諸路，名爲常平倉。

聽民之便，則爲常平法。強民之從，卽爲青苗法。一主裕民，一主富國。利害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關也。爲國者慎詳之。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撫按有第一善政，當急爲舉行者。要將各

項下賍罰銀督令各州縣盡數糶穀，其有弊自徒流以下，許以

粟贖罪。大率大縣每年要穀一萬，中縣七千，小縣四千。積至三

年，各縣有儲糧二三萬石。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

縣分通融借貸。候豐熟補還，則天下百姓雖值凶荒，可免流亡

之患。

熙寧中趙清獻知越州西浙旱蝗米價湧貴饑死者相望諸郡
榜示各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愈禁愈長公獨榜通衢令有米悉
聽增價糶之商人聞其價貴遠近輻輳一時頓賤

撫州饑黃震奉命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爲始聽民炤
價買賣大者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于街市米價遂平
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禁價則近者不賣遠者不來愈遏愈長
勢所必然唯其以貴誘之不求賤而求多則人爭會集一多
則不期賤而自賤其價必然頓減不獨一米然也黃公真曉
人哉

東都洊經寇亂民盡逃徙張全義爲河南尹選麾下材器可任

者一十八人。每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分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莖。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俱笞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幾年之內。漸復舊規。

種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糧芻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自致之。不問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射。雖僧道婦女。咸令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與。既而中者頗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程殺。亦令射。射中者得優恤。或遇小過。亦令射。射中則免其罪責。由是人人習射。矢不虛發。富強甲於延州。

楊揆。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躡蹠。初不

過三尺大至五尺後至一丈數閃跌不顧蓋琪嘗用其法稱爲小子房後叅杜果軍幕嘗出奇計解安豐之圍

唐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輒壞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墩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後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于是令諸州縣皆計里種樹

魏李崇刺史兗州舊多盜劫崇命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使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幸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盜無所遁由是劫者遂息

范忠宣知襄城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乃因有罪之民量情之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輕重後按其所植桑茂

與之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繭絲遂爲天下冠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值水災浮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發

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所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何不收育曰患其長大來識認耳乃闕法例元極行聖凡傷災遺棄小兒

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數千具藏本法遍給內外廂界係伍

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登記冊籍書券給付凡全活者三

千八百有奇

虞允文知浙民間歲苦輸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輒殺

允文聞之慟然訪知江渚有扶塲利甚溥而爲世豪及浮屠所

侵佔乃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民身丁等錢嗣後有棄殺

其子者如殺人之罪民皆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之樂民制因呼爲虞父

虞父賈父之稱固知人盡樂有其子也萬不得已而逼于官
道苦於儼寒強以遺棄其心實有大不忍焉者虞公此舉真
有挽回造化之功德同天地矣因知近世育嬰之說乃再造
之法也仍得虞父一人留心處置搜索一項無礙錢糧以爲
乳貲俾得永不告乏洵爲快事更願永制爲令使天下郡縣
咸得舉行不惟補救民生亦未必非生聚教訓之一助耳切
切望之

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僞降以劫質惇諸將欲救恐其見傷

皆束手相視韓浩勒兵屯營外勅衆按甲無動遂入叱曰若等
兇頑敢劫我大將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以一將故縱若
因泣謂淳曰奈國法何促兵疾擊劫者惶遽叩頭乞貸浩竟棒
殺之淳得免曹操聞而善之○此在○國○著○為○令○而○此○許○不○行○矣○因著爲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
勿顧由是劫質之計遂絕

宋狄青起于行伍會元昊反在軍數立奇功韓琦范仲淹皆曰
此良將材也待之甚厚因授以左氏春秋青遂折節讀書悉通
兵法後蠻人儂智高反命討之廣西鈴轄以步兵入于乘青未
至犯賊潰于崑崙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斬之孫沔余靖相
顧愕然未幾敗賊于邕州按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

平。成書曰：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食功也。智高果走死廣南。

令狐楚除兗州守時，方苦旱，米價甚高，值運使至，迎公首對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高聲，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大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于都富人，斃發所蓄，爭先出賣，米價遽減。

狄青征邕州，以桂陵路險，將士惶懼。一日，乃集軍卒，祀神，請卜以錢十文，祝曰：此行克勝，擲得全色，投之地，果然，遂命以釘釘定，復加封識。俟班師日起，隨設宴犒軍，卽日就行，後奏捷凱旋，乃謝神，起錢衆咸爭看，發之，乃兩面錢也。

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爲抄劫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內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故以羸卒挽進以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卒盡奔走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欲取糧車中壯士突出精兵掩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上使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開壁門門更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亞夫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敬勞而去羣臣皆驚上嘆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頃者霸上棘門如同兒戲爾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下降、所過輒食男女、人心惶懼、詠召其屬使訪之、市肆有大言其事者、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

九江王布因隨何說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使二女洗足、召入見、故不爲禮、布悔欲自殺、及出就館、帳御服食悉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曰、寡人不能爲衆分之也、三軍心感、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筆膠者、莊王乃投之于河、令軍士迎流而飲、且諭曰、悉不能遍、犒也、三軍皆爲心醉。

可知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動人心、况加之以深恩厚澤、有不

出於以上報者乎故曰以威制之不若以恩結之信哉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而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怨張孟談進曰晉陽之役赫無大功反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五人雖有功皆驕而慢今與赫上賞不亦宜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使天下之人臣皆不敢失君臣之禮矣

國法之行唯賞與罰二者得其當而人心自然折服可知懲一足以警百則勸一自足以勵千禮在功之上正得禁驕戢慢之法此宣聖所以深嘉之也

明王陽明守仁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叛出同夥有多應亭之

那彥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于兵道告辨。一紙訛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試。皂隸報寘。賓館有客公。卽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于桌下出。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

漢末黃巾賊十萬。據宛城。朱雋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爭赴雋。乃自將精兵五千。潛掩東北。遂乘城而入。

漢周亞夫擊吳楚。堅壁固守。吳兵乏糧。數來挑戰。終不出。乃聚

兵○奔○其○東○南○隅○夫○却○潛○使○人○備○西○北○已○而○精○銳○果○乘○西○北○遂○不
得○入○

聲○南○擊○北○攻○東○襲○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亦○是○兵○家○之○常○法○
只○對○手○之○人○見○到○與○見○不○到○勝○敗○所○由○分○耳○用○兵○者○慎○毋○忽
諸○

善○
宋○真○宗○幸○澶○州○王○旦○從○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還
報○權○同○處○分○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倘○十○日○之
內○或○無○好○音○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準○等○咸○頓○首○稱

唐○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令○狐○絢○欲○盡○誅○宦○者○而○

其○寬○且○恐○致○變○乃○密○奏○榜○子○曰○自○今○以○後○但○有○罪○莫○捨○有○關○勿○
填○不○必○十○年○則○此○輩○自○無○類○矣○

魏○秦○王○禎○守○豫○州○山○蠻○不○時○出○掠○乃○計○召○蠻○首○使○觀○射○先○選○左○
右○能○射○者○二○十○人○而○以○一○次○囚○易○服○案○其○間○禎○自○射○皆○中○次○命○
左○右○射○亦○中○未○及○囚○不○中○立○命○斬○之○蠻○相○視○股○栗○又○預○取○次○囚○
十○人○皆○着○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因○舉○目○瞻○天○顧○望○曰○風○
氣○少○暴○似○有○賊○入○境○然○不○過○十○數○人○當○在○西○北○三○十○五○六○里○許○
即○令○馳○騎○掩○捕○尋○皆○縛○至○告○蠻○曰○此○非○爾○鄉○里○耶○然○作○賊○合○死○
命○悉○斬○之○分○布○號○令○蠻○亦○不○知○其○囚○也○益○驚○其○神○從○此○揚○服○無○
敢○暴○州○遂○以○安○

漢宗人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共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怒誅稷續固爭并誅之秀聞兄見殺惟深自引過未嘗自伐昆陽之功每於獨居之暇却不御酒肉枕席恒有涕泣處與人飲食言笑輒如平常更始慙乃拜爲破虜大將軍

唐裴瑑之爲同州司戶年少多才詐爲蒙昧不甚理事刺史李崇義輕之將州中積年舊案顧促判決瑑之命吏數人通紙筆須臾剖斷畢却復中窾崇義大驚曰公何忍於鋒斂鏡以成鄙人之過由是大知名時人號爲霹靂手

明太祖克滁州威名日盛滁陽王郭子興二子忌之陰置毒酒

中○邀○飲○太○祖○已○覺○作○應○諾○隨○與○偕○行○示○無○疑○意○二○子○喜○望○計○至○
中○途○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作○問○答○卽○勒○馬○回○驚○曰○如○
此○友○人○我○不○去○矣○適○纔○上○天○說○爾○以○毒○酒○害○我○然○否○二○子○股○栗○
信○以○爲○實○自○是○不○敢○復○萌○邪○意○

○畢○竟○識○得○本○心○

劉○續○慷○慨○有○大○節○弟○秀○隆○準○日○角○性○勤○儉○續○每○非○笑○之○及○舉○
兵○春○凌○宗○族○皆○懼○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始○驚○曰○謹○厚○者○亦○復○
爲○之○吾○輩○不○足○慮○矣○

吐○番○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駿○率○所○部○二○千○人○與○臨○
洮○兵○合○選○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敵○營○去○賊○五○里○會○前○鋒○遇○寇○
輒○人○呼○噪○鼓○角○應○之○賊○驚○疑○有○伏○自○相○鬪○殺○不○用○劫○擊○成○者○竟○

及萬餘

令狐潮圍睢陽城中矢盡張巡乃縛蒿為人披以黑衣夜縋城

下潮疑劫營令爭射之候其矢滿引之而上得箭數十萬後夜

復縋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夜縋而出斫入潮寨焚其壘

募賊大潰亂追殺數里

賈復步將嘗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捕斬之復怒過潁川欲手

劔恂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執金吾入界一人皆乘兩人

之餽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欲勅兵追之而士皆醉乃止光

武聞之徵召賜宴俾之并坐極歡共車結交而去

曹爽寇漢中後主遣費禕救之將行來敏詣禕送別求共圍碁

時羽檄交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諱與對奕了無倦色及急遽之狀敏曰向聊試君若信可人必能辦與也魏兵並險不得進舉引還

梁劉劭守魏州欲襲晉陽乃潛引兵去晉王怪其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旌旗循環往來晉王驚曰吾聞劉劭一步百計此必詐也再覘之乃束芻爲人執旗乘騾于城上笑曰彼長于襲人短于野戰急發兵追擊可敗而走也劭果退還守城

符堅大舉入寇詔謝玄率衆拒之問計於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命出遊山野圍棋賭墅安棋劣于玄是日玄懼遂爲敵手

宋真宗時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廷莫知所出王旦請
勅有司具粟于京師而詔德明親自來取德明得旨驚曰朝廷
有人不可欺也乃止

湖賊楊么與劉謙通欲順流東下李成陷襄陽又欲自江西陸
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以荊州六郡爲恢復中原根
本當先取之以除心腹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踰月江
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被敵如
此

劉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超因先主遇之片濶皆無上
下禮與先主言嘗呼字關羽怒欲殺之飛云如是當示之以

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刀侍立而應超入額席上不見兩人座且見其直也乃大驚自是不敢復肆

人謂翼德粗莽如此作用何等精細有文理

明寧藩既獲聖駕忽復巡遊羣姦意叵測王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陽明張讌于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簡書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付還之二人感謝後得終免於禍賴二人從中維護之力居多

趙鼎將赴川陝陸辭適劉豫使子麟以北師寇淮南報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留相朕制下朝野相慶鼎乃勸帝親征喻樛曰公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

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所○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公○遠○有○重○望○若○使○官○撫○江○淮○俾○以○諸○道○軍○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深○然○之○遂○召○浚○知○福州○

明英宗北狩時承平日久城外倉塲草豈堆積于謙聞敵臨關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十重大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候命適以資敵非計也明况鍾字伯律出小吏拔爲郎官三楊特薦爲蘄州刺史宣廟賜璽書假以便宣行事初至郡提控携文書全不問當否便判吏咸藐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自以科目出身百方凌侮

公絕不與較。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其香案，呼禮生來，除位畢，請公宣言。有收未宣，今日可開。殿內有條幅，不法。孫德余問等語。沈大懼。諸官吏皆驚。禮畢，升堂。公座悉石府，聲言某日一事爾欺我竊。賄若干。某日某事亦如之。羣吏駭服。公曰：吾不耐多煩命，卽裸之。俾隸之強有力者，以人昇之，擲空中，立斃六人。陳屍于市上下。服粟。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成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于擒獲處斬首。餘一無所問。人咸服其神斷。

汴州相國寺忽言佛有汗流。人爭往看。節度劉元佐遽命駕自

折金帛以施日中夫人亦至起設齋場由是將吏士民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財不及因令官爲簿密計所入十日乃賜寺曰佛汗止矣得財巨萬悉令收貯以贍軍費

唐主使言於柴世宗請去帝號以求息兵不許乃詔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唐主怒率衆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閱等有劍迹者悉斬之由是莫敢不盡死

韓襄毅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遲失事乃三更卽發遂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安軍法當斬乃具文請釋云萬一不用命而敗處之將柰何人咸謂得將將之

體

嘉靖癸亥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寇於平海衛。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倭與總兵劉顯俞大戰對壘日久頗懈。謂戚遠來困疲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勒令士卒雜鳴呼食晨。壓賊營疾擊急攻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雜捕無遺海寇悉平。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敵勢袁儋曰今孤軍深入當合力齊心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向恐大事去矣乃全軍進發盡命去釜甑持三日糧示以必死遂大敗漢軍直逼

成都

蜀人王小波作亂陷成都宋太宗命官王繼恩督師討之漸

有成功○乃頓兵飲博○餘寇李順復張知益州張詠至○漢令平之○於時城中有三萬人而無半月之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糜多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二旬○得米數十萬○上聞之喜○曰○此人智識如此○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咸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着具款○卽命兩吏押令甲入乙家○乙入甲舍○貨物無得動○分書卽交易○兩人更不敢少辨○明日奏聞○上曰○瓜分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宋英宗時○曹太后臨朝○韓琦欲令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

我決悉當詣后覆奏每事稱善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
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立琦卽厲聲命參侍司撤簾簾落猶於
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封魯國公

同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稍不稱意輒爾殺人
李抱玉將饋勞賔介無敢往者馬燧請自典辦具乃先賂其大
帥與約請其旗號爲信犯令者卽得殺之燧又取囚人應死者
給役左右小謹令卽戮之部曲大駭無一敢肆

漢孝景三年七閩反吳使人至淮南請發兵相應王欲許之其
相曰王必欲聽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得兵權因力爲守城
不聽王而爲漢後吳楚敗淮南賴以得安

周文帝時韓褒爲北雍刺史。州素多盜。褒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佯爲不知。悉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不知督賊。所賴卿等分憂。乃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於是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卽某某。具列姓名。因取簿藏之。榜於州門。凡盜令急自首。今月不來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由是旬月間。盜悉出首。取簿對之。不爽。仍原其罪。許令自新。盜遂屏息。

元豐間。劉舜卿爲雒州守。或夜竊其關鎖去。之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謀盜者。以鎖至。舜卿曰。吾責木。喜亡鎖。汝旣來呈。并命加於門。復大數寸。并盜釋之。謀者大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歲饑或請乘時發賣曰是急利也或請損價平糶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費乎曰有成書矣乃盡出所積僱傭除道自潯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畧畫溪入震澤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並利

呂陶爲銅梁令邑民龐氏妙妹三人共匿幼弟因產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爲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弟泣拜願以半作佛事以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非若爲主不幾爲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感泣拜謝聽命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艘數十出入湖泖間與海寇劉香合謀巨
湖汎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勦。時蔡忠襄懋德
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動衆爲？乃力行鄉約保甲
盡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贖汝。凡
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
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
岸。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勦。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賊平。後兩
省會勦之策。議猶未定。

遺愁集卷之二

○○○一集膽畧

事○值○萬○難○非○膽○莫○包○勢○當○掣○肘○無○畧○便○擾○巧○出○天○生○度○越○意○
表○庸○夫○所○驚○才○人○能○了○又○臨○敵○決○疑○龍○爭○虎○鬪○鬼○泣○神○號○沙○
飛○石○走○運○用○在○心○操○縱○在○手○一○身○都○是○其○大○如○斗○集○膽○畧○

唐代宗時、僕固懷恩誘回紇吐番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兵
不滿萬、乃曰、彼衆我寡、難以力敵、昔與回紇約、并頗厚、不若往
說之、可不殺而下也、諸將皆憂、子儀獨單騎至敵營、傳呼曰、令
公來請相見、其大帥藁葛羅恐有詐、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
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大驚、諸囚皆下馬、羅拜讓以負盟、吐番

開之夜遁去

晉極溫入赴山陵先於帳中伏甲士呼王謝入見欲于坐害二人坦之甚懼汗流沾背安從容自如就坐席徐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大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金主帥大軍臨采石誓衆渡江會虞允文奉命迎李顯忠交代王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出奇敗之劉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恐輩愧死矣及還上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韓淮陰破龍且蒯徹說信叛漢信不能用卒爲漢所滅及臨刑

始嘆曰：悔不用蒯徹之言，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上遷洛陽，使捕徹。至詰曰：若教淮陰反乎？對曰：距狗吠堯，當時唯知韓信，不知陛下使信蚤從，言定不致有今日之禍。上曰：噉之。趙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繫纓飾馬。或諫曰：恐爲敵所議，奈何？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王庭奏圍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出，朝廷不得已，乃以爲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王曰：侍郎來欲何爲？愈厲聲責之曰：神策將士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庭奏曰：卽當出之。宴禮愈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入深。

州

諸呂擅權劉章忿甚嘗入狩宴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
太后許之酒酣爲耕田歌曰深耕溉種植苗欲稀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適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起立斬之太后默然

魏命鍾會鄧艾統兵十萬伐蜀趨漢中會由大路艾從間道至
陰平山險不得進乃令軍士裹糒滾入及攀崖附葛而下遂平
蜀姜維不得已降會說會與艾不和適艾欲因平蜀之勢乘吳
伺馬昭使監軍衛瓘喻止艾維知會有異志復勸與瓘密白艾
反狀以檻車囚艾遂約日反值諸軍作亂追出艾于囚車而瓘
即殺艾并殺會及維將士以姜維一計害及三賢乃爭剖其腹

見其膽大如斗云

周亞夫乘傳會兵滎陽諸侯皆以從天而降及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絕吳糧道吳饑敗挑戰軍中夜驚相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遂定明蚤引兵突出吳楚大敗

銅馬賊來降意猶不自安劉秀乃乘輕騎按行部伍即臥軍中而使降者環寢于帳下衆皆曰蕭王推赤心置人于腹中安得不投死于遂推秀爲銅馬帝

朝歌素多盜以虞詡爲縣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此正吾立功之秋也及至設三科以募壯士復令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者吏輒擒之盜遂駭

散

漢漢安元年張綱受命巡行乃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及河南尹不疑時皇后寵幸諸梁滿朝恨綱思中傷之因廣陵張嬰寇揚徐問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爲太守綱至遂單車至營壘門說以禍福利害嬰感泣請降

趙雲守漢中曹操率大軍猝至雲以兵少難與拒戰乃曰將數十騎視之操揚兵大出雲且戰且卻操追至營下雲疾入營門其○臨○更○天○于○牛○亦○舉○足○以○包○之大開營門不放一卒行動寂若無人操疑有伏遽引去明日請至視昨戰處大驚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拒不下操軍乃退

疑鬼疑神若隱若現令人不可測識惟恃于用兵故不得不疑不得不信如此則非直是爾須具三十分才三十分智三十分勇畧者方能爾爾

唐皇后韋氏弑中宗於神龍殿臨滑王隆基徵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遂揮兵斬皇后并其黨皆伏誅奉睿宗卽位

唐李愬乘大雪夜半襲蔡州擒吳元濟械送京師裴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欲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及愬還軍文城度悉以蔡卒爲牙兵或諫之度曰吾爲節度元惡旣擒則蔡人皆吾人

也聞者感泣。初吳氏阻兵，禁人偶語，燔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爲悉去其禁，蔡民始知有生人之樂。

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惟奕棋，張飲，堅壁不動。一夕，穿賊營，候者詢問，因先得賊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發兵，縱擊，遂大破之。

宋孟珙攻金武仙，九砦時積雨，軍士畏避。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遂進兵，破九砦。

曹克明，宋真宗時，以累功官至融、桂等十三州都巡檢。旣至，數乘來謁，獻藥一盃，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日：「可以驗之。」荅曰：「試以鷄犬。」其効立見。克明日：「當以人試。」取箭射，射法

者股而敷以藥其人立死克明曰是果驗矣衆大駭服慚謝而去

宋真宗時西京傳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變爲犬狼狀以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門深閉叫噪達旦或襍以鑼鼓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卽捕斬之妖乃不見

唐崔衆擁兵玩謔詔李光弼代之但麾卒相迎不卽交兵光弼惡其無禮卽命收繫頃有中使至除衆中丞懷勅問安在荅曰衆有罪繫之矣使以敕出示光弼曰今日只斬侍御史若宜勅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使懼而還翌日以兵圍衆至碑堂下斬之三軍股栗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曹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止曰紹擁衆十萬自以爲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必破紹至果以昱兵少不肯攻退去操謂賈詡曰程昱不惟識畧越人卽其膽亦過於賈育

後唐柴克宏有將畧奉命救常州樞密李徵古忌之給以羸卒數千鎧仗俱朽蠹者將至復以朱萑葉代之使召克宏還克宏曰吾已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姦細也命斬之使曰李樞密所命克宏曰卽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募匿甲士其中連夜進發襲破吳營

漢李廣守邊嘗與百騎出遊望敵數千騎突至見廣以爲誘敵

皆上山列陣。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若一走，追射立盡。今吾留彼，疑爲誘，必不敢擊。」乃令曰：「前未到敵陣二里所止，復令曰：『且下馬。』衆曰：『敵多且近，倘有急，奈何？』廣曰：『彼以我走，今乃解鞍以示不走。於是敵兵愈疑，果不敢出。』止遣白馬將出探虛實。廣卽上馬，與數騎追奔射死，復還騎中解鞍地坐。令士卒悉縱馬偃臥，會暮不動。敵益怪之。至夜半，終疑有伏，欲乘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徐歸。

明秦襄毅公絃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甚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滅親藩，憲宗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本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

其賞嘉嘆良久。卽詔釋公繫。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時。巨璫汪直坐西廡。以事至。竊弄威福。聲勢煊赫。他巡撫率屈體。以見公。獨與抗直。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益嘉重。因以疏示直。直叩頭伏罪。上赦之。

宇文泰使達雲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服飾。日暮去營數百步。乃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直入其營。有警夜者。不如法。輒撻戒之。歷遍敵寨。無一覺者。具知情狀而還。

余玠率師平蜀。時利州統制王夔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民苦之。玠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

而介自若了不爲動。夔退曰：不謂儒者乃有此人。玠欲擊誅夔，又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議事，就席斬之。軍民安堵如故。

岳飛受命討楊么，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如往降。飛單騎按其步曲，遂遣佐至湖中，視可乘者，諭之可勸者，招之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以示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由是且攻且撫，果八日而旋。書至，浚嘆曰：岳侯真神算也。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驛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之惡少竄名伍中，白晝橫行街市，孝德不敢言。秀實請爲都虞侯，俄而晡士入市取

酒刺酒翁攘酒器秀實列卒擒之斷首置槩植之門外一營大
謀盡甲秀實解去佩負遣一老箠控馬逕造睥門甲者盡出秀
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衆皆愕然既而
睥出諫之秀實責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各部籍殺
人如是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故不禁戢士卒然則郭氏功名
其存者幾何睥乃再拜曰公幸教睥卽叱衆解甲秀實曰我未
食可爲設具食已又曰吾偶疾作願借一宿遂臥軍中睥大驚
戒卒擊拆衛之燃燭以俟明日復盡歡而別仍請孝德所陳
邠寧賴以得安

風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騎萬餘猝至衆
不常永欲走越止之爲列陣以守敵疑不敢前薄暮乃令士皆
下馬啣枚魚貫而行戒勿反顧自率驍勇殿後走五十里抵城
敵竟不覺明旦謂永曰我一動追躡無類矣結陣示暇以惑之
也次第徐行且悉下馬使軍無聲故得全還耳永大愧服
蘓峻作亂庾冰時爲吳守單身奔亡吏民皆散唯一郡卒以小
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篋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撻檢甚急
卒乃捨船市渚因飲酒大醉還舞棹向船大叫曰何處覓庾吳
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戰慄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挾疑卒狂
醉反不復察得免于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出自斯下不願

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今使酒足逾年我事畢矣餘無所須水乃爲起大舍市奴婢使其門內皆置百斛醇醪以終其身而卒自酣飲之外亦了不與一事

非唯有膽而實有大畧更妙在功成之後知足安分不特達觀其識見尤高人百倍

板溫來朝詔王謝迎之時都下人情惶惑僉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懼甚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色不變從容就席笑語移日時鄰超爲溫謀主因使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聞安笑曰鄰生可謂入幕之賓矣竟盡歡而

設有不虞急亦無用。朕到此地，卻身不由主矣。若非具大才畧者，安能怡然若是。王謝齊名於此，不得不分優劣。

明嘉靖中，謝瑜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武定侯郭勳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許瓚左都御史，党以平方柄用，公以四凶劾之。世宗大怒，謂這廝專一詆毀大臣，好生無禮。方欲執筆降旨，忽大雷電震碎擎天柱，次日遂得溫旨。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于要害處並作鐵鎖，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王濬乃作大筏，先行，過鐵錐，沉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舟前，遇鎖則燃炬燒之，須臾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連夜竟襲樂鄉。吳都督

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濟戒諸將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力處也。應直抵建業。王渾恐其成功，遣人要濟議事，欲以阻其行。濟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入石頭城，受孫皓降。

明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兩家各以欺侮互訟，詢之媒，從皆云：女實升車，縣官不能決。張壽新之任，偶勸田出郊，至邑界見有樹大數十圍，蔭占二十餘畝，不堪禾稼。昔欲伐之，以廣田。父老吏卒交口諫阻，以爲神之所棲。百姓稱失敬，便致病死。公不聽，卽日率數十壯丁，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見衣冠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已有年。

矣幸垂仁見容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
公怒乃自斫之衆不敢逆創三百樹方斷見其巔有巨巢巢中
有三婦墮地冥然欲絕扶而灌之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
去年爲暴風所吹至身在高樓與三人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
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只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從空飛騰
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女正與中所失者訟
賴以解以木修公解怪遂絕地復爲良田

道愁集卷之二

一集倔強

理直氣壯君相不移忠貞義勇威武不屈令項爲強殿檻可折薑桂之性到老愈辣集倔強

漢董宣爲雒陽令河南公主蒼頭殺人宣就主第勒取格殺之以償主怒泣訴于光武上令宣叩頭謝主宣不從方是強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今貴爲天子乃威不能行一令乎上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以旌之

唐武后時李元紘遷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主方承

恩用事有司皆希其肯元綏獨判歸僧長史賈懷貞大懼請改元綏大書牘尾云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卒不能易

唐韓偓爲翰林宰相韋貽範母喪詔起復位偓當草制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治事恐傷孝子心學士使馬從皓強迫之偓曰我臆可斷制不可草

宋時會試鄉進士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白漕司云自勿習學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曹操圍張超城洪號泣從袁紹請兵赴援紹不從洪怒與紹絕及紹圍東郡執洪謂曰今日服也未洪據地瞑目曰惜洪力不

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怒殺之洪同邑陳容在座力諫紹
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賊洪傳空復爾爲容曰仁義有常蹈之
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語也紹怒并殺之衆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唐德宗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爲諫議大夫痛哭于廷宣言曰白
麻出我必壞之遂不得相

唐柳渾好直諫張延賞使人謂曰相公能節言則重任可得渾
曰爲我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漢成帝時災異叠見人多言王氏專權所致上頗然之乃至安
昌侯張禹第出所言示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微弱恐爲王氏所

怨乃曰天道深遠難見新進亂道悞人宜無足信上遂不疑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爲誰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勅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諫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唐德宗聽裴延齡譖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諫議陽城率同官守延英門論延齡奸邪贄無罪上大怒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趨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由是名重天下而城亦得從輕改國子司業尋復左遷道州刺史

治民寬恤賦稅不登觀察使讓之乃自署其考曰樞字心勞惟
科政拙應考中下

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婚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
卿因勸執誼曰主上有疾宜率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
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及禁中事黃裳勃然曰我受恩二朝
豈得以一官相賣乎遂拂袖而出

宋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語曰若肯曲意相從兩府且夕
可至荅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
勿復言

唐憲宗時劉闢反推官林蘊苦諫闢怒將殺之陰飛行刑者使

勿斬但數礮刃于其項繼怒叱曰殺奴當斬卽斬我頸豈礮石
那關兒終不能屈乃嘆曰忠烈之士也命拽出之

內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廢其子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
階誠宜廢子爵者監何出有兒士良慙恚而去

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周逢行慕其高致署爲武平
節度判官稱疾不就及迫齊固召之終辭逢行怒放之邵州竟
不爲屈

宋趙普常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後日更
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章擲之于地普神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
他日補綬齒續復奏如初太祖悟卒用其人

趙鼎不附和議秦檜怨之乃徙于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恨
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儒強猶昔
宋仁宗朝劉太后垂簾聽政嘗問魯宗道唐武后何如對曰唐
之罪人又問立劉氏七廟對曰如嗣君何乃止魯公剛正嫉惡
貴戚咸憚乃呼之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呂蒙正在中書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帝不可他日
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
耳卒用之果稱職帝歎曰蒙正氣量我不如也

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者道輔臨席慨然竟出
契丹主酌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荅曰不和固無害遂

還

永光元年漢元帝將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大夫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不聽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使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廣德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劉安世在諫垣正色立朝面折廷諍屢爲章惇蔡京所忌連加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遍羣賢凋喪安世獨存積軼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直錢漢也

明嘉靖中有馮御史恩者會彗星見極論汪鑑爲腹心之孽并及二相臣更傲范希文百官圖例分別賢不肖而上之辭旨

厲上恚甚馳緹騎逮至京下詔獄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死
王肅敏公廷相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
之不聽尋以例會審而前所論汪鉉者驟遷太宰高坐執筆故
令校士持公轉膝面之公遽起立太宰怒謂汝上背欲死我今
不在我手中耶公叱曰汝能殺我乎我且爲厲鬼以殺汝太宰
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
爲太宰乃據公獄中事謂受人餽公笑曰患難相恤義固當耳
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
下欲拳公公應之愈厲王肅敏乃好言謂馮御史何絮爲祖宗
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因而快心破祖宗法又正色謂太宰

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則不可。汪始氣沮。乃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噴噴稱歎曰。是真御史。始以其膝鐵也。聽其辨口。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爲四鐵御史。已而上所使測事者。密以情聞。得不論。改戍雷州。

御史面一鐵。遂足以奪姦邪之魄。落貪污之膽。矧具四鐵乎。四鐵御史。較之四其御史。其人品之相去幾何耶。

宋真宗力事封禪。羣臣莫敢有異議。惟龍圖閣待制孫奭諫曰。以臣所聞。天何言哉。及以王旦爲汾陰大禮使。復上疏曰。今野鷄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幸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

陛下何爲而弗思也

御史張戢論王安石亂法并言呂惠卿曾公亮等不宜在君側
疏既上又申請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怒曰戢之狂
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亦不少矣

知諫院唐垌奏二十疏皆雷中不發垌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
請對大聲宣讀六十餘條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侍衛皆相
顧失色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大怒譴開門糾
之貶潮州別駕

秀州判官李定附會新法稱民甚便特拜御史宋敏求蘓頌李
大臨爭之言定不出銓考墮紊朝制封還詞頭並落職天下稱

爲熙寧三舍人

成化時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附已使孫延
款於家屬題畫鳩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
安怒降縣丞

明世宗酷好方術命駙馬鄒景和入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免俄以金幣賜修玄諸臣猶及景和景和白疏無功不受但云
使臣洗心滌慮當效馬革裹屍之報上曰和故出不祥之語宜
坐以謗訕律例姑從寬典止命革爵

唐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宰相甘曰注何人而欲得相若白麻
出我當壞之注卒爲所沮

正德十三年六月復議北巡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召閣臣草勅揚廷和疏諫不聽因稱疾不出上乃御左順門立召梁儲面促草制儲曰勅不可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此則不可從上大怒手劍立叱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釋帶伏地涕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痛哭良久上悟其誠乃擲劍而罷

明神宗時南直學憲房環貪污先伯祖慎吾公鼎思爲吏科長將參論因環亦申相時行得意生攜疏往白申曰看我面令彼厚潤以贖罪公曰門下倔強性成恐難從命遂拂袖出竟劾之申怒密使揭奏環削籍公亦降調

曹纂瑯琊代醉編
豫章詩話行世

景泰時太監金英使江南公卿郊迎設餞大理卿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語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入時蘇州饑民貸粟於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遣王文按究坐以謀叛株連五百餘家瑄抗疏力辨獲免甚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嘉靖中鄆懋卿以總理鹽政巡行都邑勢焰煽灼其妻從行裝五綵軒輿以十六女舁之令長迎送膝行蒲伏飲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久容車騎驅之出境懋卿怒甚素聞其清介強項因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骨鯁不屈因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並落職

遺愁集卷之二

○○○一集放誕

肆其豪邁○躋達不羈○率其高詭○瀟灑自侈○王侯可涉○禮法不
拘○一縱一橫○堪笑堪嗤○嘯集放誕

昔劉伶縱酒放達○常飲醉○或脫衣裸形○狂走屋內○人見而譏之○
伶曰○我以天地爲棟梁○宇舍爲禰褲○君何爲乎○入我禰袴中○
阮籍鄰家有美婦○常壺沽酒○籍與王安豐○常從之飲○既醉便眠○
婦側夫始殊以爲疑○及後伺察○終無他意○竟無忌焉○

王戎弱冠時○詣阮籍家○時劉公榮先已而坐○籍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常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便交觴酬酢○公榮

果不與一杯而言語談笑三人無異劉亦絕不介懷後人問阮
何意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
公榮庶可不與飲

桓宣武引謝奕爲司馬奕既至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咏
無異常日桓每向人曰此我方外司馬也及飲酣轉無朝廷禮
桓入內舍奕輒復隨去桓乃往主所避之公主笑語曰君無任
司馬何由得相見

阮嗣宗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素與無親生不相識一
日酒酣竟造其家爲之慟哭盡哀而返鄰舍與其家俱甚愕然
唐揚州每呼朝士爲麒麟楨或問何意明曰今之弄假麒麟者

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若無術學而虛叨朱紫。何以異是。

楊用修在瀘州。常醉胡。傅粉面作雙丫髻。清插時花。命門生昇之。令諸妓女捧觴。隨後遊行城市。觀者擁擠如堵。了不爲作。一張旭善草書。又極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頭髮濡墨而書。時人稱爲草聖。與李白等稱酒中八仙。杜甫有詩云。張旭三杯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烟。

畢卓爲吏部郎。嗜酒。有同舍郎釀酒方熟。卓嘗酒香。不能禁。夜至酒所。痛飲盡醉。竟臥于甕側。從者不識。縛而高之。乃畢吏部也。大驚。送之歸山。濤聞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謝安兄奕爲桓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過溫飲溫走入南康主家避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酌笑曰矢一老兵得一老兵兵何所在務適我興而已

晉阮籍放縱傲世文帝甚愛之任其所欲嘗謂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願爲彼太守帝從之籍便騎驢到郡盡壞府舍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寧住十餘日便復騎驢而去後開步

兵厨中貯酒數百斛值校尉缺卽求補署時與劉伶酣飲焉畢世茂卓少傲達縱酒豪邁嘗云一手持海螵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孔羣亦飲王丞相語之曰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甕布日

身○門○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嘗○以○書○與○親○云○若○今○年○
田○不○得○林○米○七○百○斛○恐○不○了○麩○藥○事○

賀○司○空○入○洛○經○吳○闔○門○舟○中○偶○爾○彈○琴○張○季○鷹○適○從○岸○上○過○素○
不○相○識○問○弦○聲○清○雅○卽○下○舡○就○賀○因○共○語○便○大○悅○取○酒○共○酌○問○
賀○何○之○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遂○曰○吾○亦○有○事○往○北○京○竟○與○
○如○此○○脫○○器○○何○○事○○做○○不○○來○
同○發○初○不○告○家○家○人○遍○訪○追○詢○始○知○

王○佛○大○少○疎○畧○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自○號○上○
頓○每○嘆○云○人○若○三○日○不○飲○酒○至○醉○便○覺○形○神○不○復○相○親○

趙○子○固○嘗○放○檣○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
月○叫○絕○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